

黑色浪漫系列长篇小说

● 哲夫 / 著

《弑母》
三部曲之二

天
欲



弑母(三部曲)

(第二部)

地 欲

哲夫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一九九五年六月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张良杰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弑母(三部曲)

地欲(第二部)

哲夫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 开本 32 印张 14 字数 30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15-180-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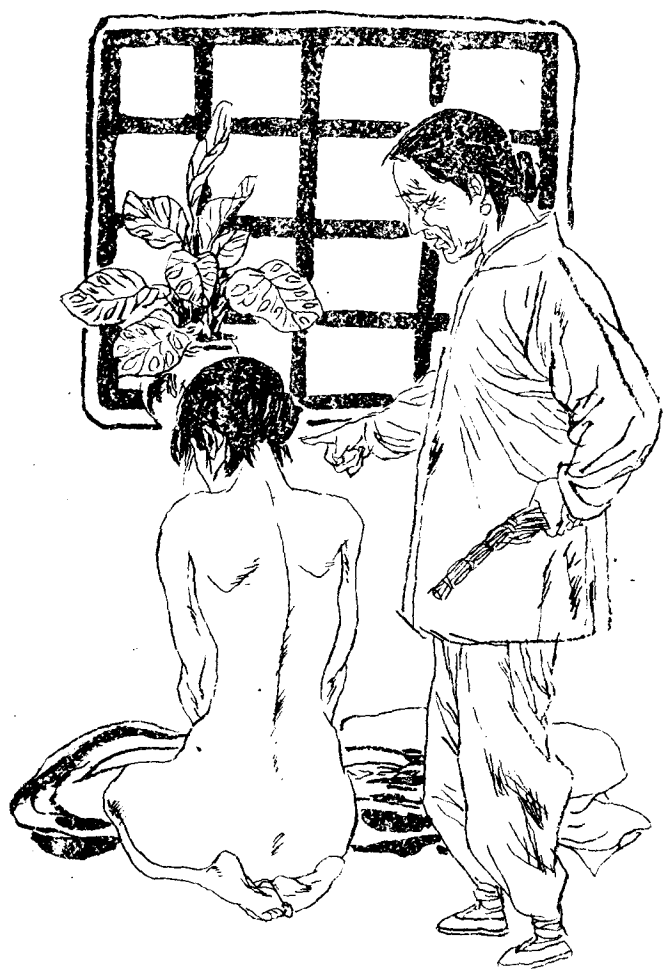
I·38 定价:15.80 元



他留下我在他身边，每天夜里都变着法子折磨我，什么花样都玩够了，足足有一个月，那时我想这个男人玩的花样真是一般女人不可忍受的……



那天夜里苗子脱光衣服赤条条直挺挺的躺在炕中央时，狗子心里酸楚的直想哭，狗子觉得苗子真是可怜，可怜的让狗子说不出话来。



每一回我男人出门她都要这么着折腾我，起先她还找个茬口，后来连茬口也懒得找，反正每天黑将来睡觉她都要用人找我来，让我一个人脱光我的裤子和衣裳，拿这么粗的柴棍子打我腿衩。



石虎便迫不及待的将玉儿仰面朝天使劲按倒在地下，便如狼似虎的扑了上去。

自序之二

哲夫

《地欲》是《弑母》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也是承前启后，十分重要的一部。《弑母》三部曲是我创作的生态系列长篇中的第一组，分上、中、下三部，为《天欲》《地欲》《人欲》，万变不离其宗，《弑母》与《天猎》一样，仍然是一部旨在揭露人情、人性、人欲的长篇小说，共九十余万字。

如果以血缘论之，《弑母》和《天猎》是一个家族中的两支血脉，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合起来便是因果。

若以序齿论之，《弑母》无疑是《天猎》的兄长，《天猎》自然便是《弑母》的弟弟了。

所以读过《天猎》和《地猎》的人，如同读过《天欲》必须再读《地欲》一样，以便弄明白《天猎》的兄长们都做过一些什么惊世骇俗的勾当？有些什么难看的行头或是十分不好看的嘴脸？借以更加深切的了解一下“猎天者”究竟以什么样的恶“因”结出了“天猎者”这样的恶果？这个世界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何以连“天”和“地”也联合起来借助于“人”，神秘莫测如武装到牙齿的猎手一样穷凶极恶的向人类世界伺机寻仇并肆意报复？

——如能使男人和女人因此而警醒，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人类便有福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

《地欲》内容简介

《地欲》是《天欲》的延续——狗子想娶个女人当老婆却不幸娶回个十来岁的小女子，是当女人使唤还是当闺女养活？狗子思想斗争很复杂，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兽，是人时就狗子就心疼可怜苗子，是兽时就想一门心思想强暴苗子。有一回狗子在山坡上看见苗子走过来，就直了眼看苗子一扭一扭的身子，心想这小女子的屁股大些了，腰也粗些了，胸脯也鼓膨膨的了。也许用不了两年就有人家来提亲，得嫁给别人家的儿郎做媳妇，那时自己就是岳父大人，再生下孩子，自己就当姥爷了。日他的妈的，她原本是我的女人啊！狗子一想到这一点就烦心，怕自己想女人想疯了做出对不住苗子的事，就狗撵兔子般急煎煎的回窑，拿起两张风干的皮毛就上镇子里去找旧时相识的那个窑姐儿。狗子贪便宜，就要了一个瘦女人下力气做那件营生。完事后狗子要女人退回五毛钱，说人家不值一块！女人啾啾的吸着凉气，很没有信心的说：“那就多饶你一次，姑奶奶这里头从来是只进不出，想退钱门儿可没有！”狗子就瞪眼，拿起长长的火铳，说：“你不知道老子是干啥的吗？老子是吃五毒长大的打生人，天也不怕！”女人就脱了裤子上炕说：“姑奶奶就白饶你一次，钱没得退！”狗子无奈，又心疼那五毛钱，由不得就上去下力气去赚回那不退的五毛钱，心里憋屈的要死要活……苗子发现狗子进城逛窑子，知道狗子想要啥，就一个人悄悄的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发现灶上有一碗肉，窑里却没有。人。苗子终于受了感动，就走出去找狗子，看见热汽蒸腾的暖泉湾里，狗子脱的精光正淋漓酣畅的洗逛窑子染上的晦气。苗子就走过去慢慢的一件一件的脱去自己的衣衫，

脱的像个婴儿，一言不发的走向狗子……

石虎不爱玉儿爱上了黑玉，与黑玉私奔时因携枪被捉住判了刑，玉儿不肯与石虎离婚，黑玉也要等石虎出狱，于是两个女人等着一个男人。石虎出狱后急切间没有找到黑玉，回到家中见到玉儿，玉儿原本就是个可人的白皙丰盈的年轻少妇，虽然没有了姑娘的水灵，却正值女人生命中最性感的阶段……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使石虎一时忍不住像一只饿狼一样向玉儿扑过去，玉儿以为石虎回心转意了，干柴烈火一般主动迎合石虎……玉儿觉得自己像一架断了线的风筝，一端的线牵在石虎的手上，轻飘飘飞走一会儿以后，却又被石虎捉住牵回来，玉儿双腿伸展如两根铮亮的钢轨，石虎轰隆隆的从远处驶来，喘息的像一台远征后的蒸汽机车……可是当完事后，玉儿却发现石虎在对待自己和黑玉之间的情感态度上竟然丝毫没有改变……

田园和宁可的恋爱终于有了结果，他和宁可像蝴蝶一样飞起来，两只变成一只，神奇的生命链条把它们链在一起，联袂而舞，翩翩而去，象一只有两个身体八片翅膀的仙蝶。阴阳融合象被生命的电弧焊接一处，交颈衔尾，在花的谷地，花的海洋上空翩跹游嬉；享受香蜜的万物共饮的那一杯极乐的魔酒，永驻青春，长生不老。繁衍的奥妙在阴阳的交汇处猛烈撞击，发出闪电雷鸣。生命忘我地呐喊着，由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乃至无量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无涯的欢欣，无涯的空灵，无涯的灵魂的舞蹈，鼓荡那一对蝴蝶扇动八片翅膀相率远去，远去……田园终于走入了宁可身体的内部，并走向温暖的纵深，宁可在田园的怀里呻吟喘息着，扭动着，回肠荡气，乘风而起，化作大蝶，与田园交颈衔尾，从容飞去了……然而等待着他们俩的却是一个悲惨而血腥的结局……

——祖婆婆的七儿八女一共生下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又生

下多少孩子？只有天知道。这些孩子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四面八方的飘散开去，以这片土地为人生舞台，谱写出或悲壮或平凡的故事，这些故事要等读了《地欲》之后才知道！

地 欲

地球是自然唯一的爱巢——你在这个爱巢中蹂躏的绝非一个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而是一个生你养你的女人！

——题 记

第一章 男人是急毛猴女人是婆婆树

悟生总想逗你和他发笑，可先笑的总是悟生自己，悟生总是忍不住想笑，因为你和他也总想逗笑悟生。

A：怕的就是发酒疯

狗子喝醉的样子，使苗子想起了山田，苗子害怕狗子像山田一样醉熏熏地扑过来强暴自己。

狗子勉强走出镇子便支持不住，酒劲涌上来，便觉得头大如斗，腿软如面条，目眩神迷，一味想要倒下来睡觉，可是狗子却不肯，心里惦着苗子，怕夜来小女子胆小，一个人不敢在窑里独睡。

狗子想着苗子，就不肯入梦，一路走，一路跌跤，一路爬起来，再走，再跌，虽然走得慢，却并不肯停下。

跌跌撞撞地走着，后边便撵上了卖炭回来的二老汉，车上拉了那个怀了孕的丑女人。

“啊哈，狗八碗，镇上都传开了，看看这，你狗的，也不怕喝死！”

二老汉扶狗子上车，让狗子倚在车栏板上。

“进镇子干啥哩？”二老汉问。

“嘻嘻，我、风发了，寻了个、擗、鼻涕处……”

“啥话？狗的真是醉了！”二老汉骂。

“我说的、是、是真话，尿憋，不行了，找个尿、尿的地方，跟擗鼻子、一、一个样……”

那个丑女人就在车上，一声不吭，只是侧了耳朵听。

“你听不懂他说啥吧？”二老汉对丑女人说，“狗子说的是男人的话，他是说他想女人啦，他上镇子里去找女人，想好好地安一锅，可是没安好，心里难活，就喝醉酒啦……”

丑女人不动神色。

《弑母》三部曲之二《地欲》

“唉，狗子也真是个好人，他买女人买了个女儿，倒了八辈子的霉了，这个可怜家伙！”

“你、胡说、啥哩？”狗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你这个、骚八头老汉，咋敢日脏我的女子哩！”

“狗日的，睡你的吧！”二老汉骂。

狗子就睡了。

二老汉就和丑女人一路说话，说了狗子的身世，说了打生人的不幸，还说了狗子的许多仁义许多好处。

“你和女子是一搭的，你就不兴试试劝劝女子，不要做女子，就做了狗子的媳妇子算了！”

丑女人不答，只默着。

“一个男人没有女人，是很受罪的哩！”二老汉摸不透那女人的心思，也不使强，只叹息一声。

车到暖泉湾时，天已黑透了。

二老汉扶狗子回家，苗子就迎住在门口，一双眼睛蓄满了惊讶和害怕。

“让他睡，他醉了！”

二老汉扶狗子上炕，丑女人就拉过苗子，嘀嘀咕咕地说日本话，苗子先是脸红，后是摇头，再后来就跳脚，就要哭的样子，不再理那个丑女人了。

二老汉叹了口气，就和丑女人一起走了。

苗子呆呆的，样子很紧张，额上有汗星子出来，系紧自己的裤腰带，打了死结，还打开窑门，让门敞着，不敢上炕去睡觉，就在地下站了一夜。

狗子喝醉的样子，使苗子想起了山田，苗子害怕狗子像山田一样醉薰薰地扑过来强暴自己。

所以苗子一夜没睡。

第一章 男人是急毛猴女人是婆婆树

狗子在炕上却四仰八叉，睡得像一头死猪，呼呼地打酣。

狗子一觉睡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

狗子觉得头疼，觉得口渴，便起身喝了一气冷水，发现苗子不在窑里，狗子走出去寻，寻不见，后来却发现苗子在窑外的一堆谷草上像条小狗似的睡着了。

“喂，你咋的不在窑里睡？”狗子唤醒苗子。

狗子问苗子，苗子却什么也不说，起身，惶惶地走开了。

夜里苗子不肯在炕上睡，却在窑洞一角搭了个草铺，囫圇着身子睡，狗子说：“你咋啦？苗子？”

苗子却不吭声，眼里的神情郁郁的，顾自埋了头睡，不睬狗子。狗子也不明就里，无奈，只好将自己铺的一条狗皮褥子抽出来，拿给苗子，苗子见狗子走过来，却跳起来，贴到窑壁上，惊慌得什么似的，狗子就心疼，就笑，就说：“铺上这个好一些，窑地潮哩，湿哩，会睡出病哩！”

苗子仍然很警惕，从狗子手里拿过褥子，等狗子走回炕上才自己铺在秸草上，和衣，小狗一样蜷缩着躺下了。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狗子问什么也不答，只是不说不笑也不理狗子，眼神和神情像惊枪的兔子一样惶惶不安。

狗子想不通，就去问那个丑女人，丑女人听了狗子的叙述后木然了良久，说：“苗子害怕你喝醉酒的样子！”

狗子恍然大悟：“我猜也是，她是恼我喝醉酒，可是为啥哩？究竟为啥哩？这关她小女子啥事哩？”

丑女人摇头，将一只鞋底上的麻绳抽得哧哧响。

075825